

十三經註

卷一  
409  
49



12  
21  
49

門 12  
疏  
卷

東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五

成元年  
盡二年

其  
有  
詢  
邦  
所  
錢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傳

無冰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成公 一 信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三月作邱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  
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  
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  
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  
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

春秋

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二

晉古樓

春秋

卷二十一

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

單音善微古堯反背音佩

平文十七年邠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

瑕嘉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康公王

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周內史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

懼而作邱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

信古集

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

繕市戰反  
守手又反

繕完謂治完城郭同共也逞解也為二年

齊侯伐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

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乞師于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  
十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  
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

春秋

和古樓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曰牽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五

晉書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賈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頃音傾嬖必計反膊普各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門焉攻龍門也

封竟膊磔也取龍侵巢邱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

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鞞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  
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遂如晉乞師

隕于敏反鞞居六反  
縣音懸繁步干反

齊伐魯還相遇於衛也良夫孫林父之父  
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  
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隕見禽獲  
我此乃止於我此止禦齊師車來甚眾新  
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鞞居衛地  
于奚守新築大夫賞之邑謂賞于奚曲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  
闕南方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器車服名  
爵號名以出信謂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  
以守器謂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  
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  
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還新  
築不入不入國也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  
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  
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

齊師于莘

將子匡反  
莘所中反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八

晉古樓

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城濮在僖二十八年無能為役言無能為之役使八百乘六萬人范文子將上軍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分謗不欲使韓氏獨受謗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人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  
 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  
 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  
 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

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靡音摩笄音雞臙他典反

古邴音丙解音蟹肘竹九反殿於  
 閒反殿多練反擻音忠枹音浮

靡笄山名詰朝平旦大國謂齊敝邑魯衛

自稱輿眾也淹久也君無辱命言自欲戰

不復須君命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

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謂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姑且也翦盡也介甲也血及屨未絕鼓音中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子豈識之以其不識已推車殿鎮也集成也其以病絕句環貫也卽就也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

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一

晉書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  
 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  
 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  
 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射食亦反蒺音  
其毋音無倪音勉駮七南反絰音卦鞞土產反繫張立反絰音牛屬音燭宛紆元反蒺扶

子輿韓厥父中御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  
 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射君子為非禮齊  
 侯不知戎禮越隊也綦毋張晉大夫寓寄  
 也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與公  
 易位丑居公處驂馬絰也鞞士車及為韓  
 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繫馬絰也  
 執之示修臣僕之職進觴璧亦以示敬無

令陷人君地言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  
過入君地謙辭屬適也懼忝爾君言若奔  
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  
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攝官承乏  
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佐車

副車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  
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  
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關入齊侯  
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呼火故反  
任音壬難

春秋

和古樓

乃且反楮食準反辟音避鏡  
悅歲反辟司音璧窳力救反

求丑父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入于  
狄卒謂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  
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  
人從晉討齊者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  
齊侯皆其免護之齊侯見保者曰勉之所  
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  
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鏡司徒主鏡兵

者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  
君有禮以先問君後問父故也辟司徒主  
壘壁者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  
窳

晉侯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  
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春秋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傲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  
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管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  
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和古樓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  
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  
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在路音略龐音彥質音致疆居良反適  
反撓乃教反泯彌忍反燼似忍反背音佩曜女乙反紆音舒鄭寬經反

邱輿馬陘皆齊邑媼人國佐也龐玉甌皆  
滅紀所得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盡東其敵使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六

晉書

壟畝東西行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詩大  
 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  
 類以不孝令諸侯言不以孝德賜同類疆  
 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  
 宜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唯戎車是  
 利以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闕失也四王  
 禹湯文武樹立也濟成也五伯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役事也疆

竟也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適  
 聚也諸侯何害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謂  
 不見許戰而曰犒為孫辭震動撓曲也燼  
 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唯  
 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  
 幸則從命魯衛諫諫卻克也國寶謂戲磬  
 得地謂齊歸所侵紆於難齊服則難緩賦  
 輿猶兵車藉薦復白也禽鄭魯大夫歸逆

公會晉師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  
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晉司  
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  
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  
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蜃市忍反炭吐

翰戶且反  
檜古外反

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  
從葬重猶多也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  
上飾皆王禮君生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  
母弟須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廿

信古樓

春秋  
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

衛穆公卒晉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  
故不敢成禮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喪位  
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常以  
葬至葬行此禮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十九

晉與楚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  
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  
尸吾不及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

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  
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  
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  
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  
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  
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春秋

卷二十五

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御

據反要一遙反道音導女音汝瑩於耕反其音恭跪其委反郢以井反鉅音固自為為吾皆于偽反

討陳夏氏在宣十二年周書康誥子蠻鄭

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御叔夏姬之夫

亦卑死靈侯陳靈公也夏南夏姬子徵舒

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獲死言

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邲戰在宣十

二年黑要襄老子道謂道夏姬使歸鄭尸

謂襄老尸屈巫巫臣知瑩父荀首也中行

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瑩愛此子

愛知瑩也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以

荀首囚也聘諸鄭聘夏姬也陽橋之役楚

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盡室以行謂室家

盡去叔跪申叔時之子桑中衛風淫奔之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成公 三十一

管仲

詩介副也幣聘物卻至卻克族子邢晉邑  
錮之謂禁錮勿令仕蓋覆也雖重幣不可  
言不許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  
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人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  
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

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  
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  
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屬章欲反帥所類反勞力報反

武子士會文子之父知免謂知其不益已  
禍卻伯卻克曰庚所命苟庚將上軍時不  
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詔告  
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

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王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且先君  
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善其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  
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  
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  
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  
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略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  
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  
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



長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  
 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  
 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濟子禮反濟止皆反  
 鰥古頑反冠古亂反  
 斷竹角反鐵之林反紅女金反質音  
 致去起呂反解佳賣反暨許器反  
 宣公在位十八年成公元年盟赤棘衛不

行使于楚謂不聘楚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年而喪先君其王卽位至是二年蓋年十  
 二三矣詩大雅言文王以眾士安儕等也  
 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遺責逮鰥施及老  
 鰥也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  
 命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楚師侵我公畧  
 之而退故不書侵滅孫宣叔也臣不敢不  
 敢虛受退楚名陽橋魯地請往賂之以楚

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執  
 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繪布者公衡成  
 公子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匱乏也蔡  
 許失位以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  
 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  
 別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  
 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  
 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  
 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任音王夫音扶

宴樂也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大誓  
 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  
 以散亡周以眾興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  
 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  
 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  
 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  
 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

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  
 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  
 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捷在妾反泆面善反勞力報反暱  
 女乙反奸音干大音泰相息亮反  
 式用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  
 法度告事而已謂告伐事而不獻囚俘淫

慝謂翫掠百姓取囚俘也克能也鞏伯鞏  
 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奸  
 禮謂獻齊捷雖欲鞏伯謂欲受其獻甥舅  
 之國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莊伯鞏朔委  
 屬也三吏三公也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  
 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五終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六

成三年  
盡十年

晉 杜 預 註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

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一 晉古婁

春秋

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汝陽川之邑在濟北蛇邱縣

大雩

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

齊在良反咎古刀反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

晉書

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

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

鄭敗諸邱與皇戍如楚獻捷

覆扶又反 鄭亡袁反

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東侵鄭晉潛

軍深入偃穆公子覆伏兵也鄭邱與皆鄭

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晉丁未

和古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春秋

稽古樓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以爭重為之禮而歸之勝音升馘古獲反

宥音又纍力誰反

邲之戰楚獲知罃荀首知罃父以血塗鼓

為豐鼓紆緩也宥赦也纍繫也臣不與及

言二國本不為己戮謂戮其不勝任臣稱

於異國君曰外臣若不獲命謂君不許戮

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遇執事遇楚將

帥違辟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虜咎如潰上失民也潰戶內反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虜

咎如故討之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咎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五 稽古樓



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  
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  
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  
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齊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

尋盟尋宣七年盟位在三謂下卿次國之

卿當大國降一等小國之卿降大國二等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

小國晉其先之謂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

主故先晉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六 晉與虢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騅音佳

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

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

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

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

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

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

君之在此堂也為于偽反任音王

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言齊侯之來以謝婦

人之笑非為修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

服改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成公七晉左傳

和口

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賈音古 褚音梓

傳言知瑩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

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無傳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鄆音運

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八

春秋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侯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九

晉古婁

牙

禾

邇近也聽服也史佚周文王大史非吾族  
言與魯異姓字愛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

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疆居良反陂彼皮反

鉏仕居反任音王治力丁反

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展陂亦許

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

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

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

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汜音凡祭側界反愬音素

欒書將中軍代郤克汜祭鄭地成皋縣東

有汜水訟謂於子反前爭曲直攝辭謂代

之對辱在寡君欲俾口屈於楚子前決之

側子反名為明年許惲鄭於楚張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秋大水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

季火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一

晉古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  
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  
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屏步丁反舍音捨女音汝  
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人各  
有能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

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淫而無罰福也以  
得放遣為福祭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  
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餽音

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十二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傳中戀反

辟重音闕曰辟音避爲于偽反見音現

傳驛也重載之車捷邪出也主謂所主祭

也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也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也禮謂禮山川請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從之從重人言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許愬鄭伯以前此年鄭伐楚故楚執皇戍



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垂  
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  
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圍龜文公子鼓譟以出入謂出入輒擊鼓  
習攻華氏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  
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  
辭為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明上傳在下月倒錯眾家傳悉  
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鄆音專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

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五

晉古婁

和古林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  
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相去聲

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公子偃授玉東楹  
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視流謂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  
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  
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  
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  
故譏之不可立武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

取鄭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  
錡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

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辭會在前年不保謂不守備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

卷二十六

稽古樓

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郇音荀監音古樂音洛將子匠反觀

古豆反墊丁念反隘於賣反髓治偽反汾扶云反澮古外反佚音逸說音悅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郇瑕古國

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鹽也猗氏縣

鹽池是且為僕大夫謂兼大僕寢庭路寢

之庭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土薄地下惡

疾疢觀成也墊隘羸困也沉溺溼疾重腿

足腫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居不疾以高

燥故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

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民從教以

無災患國饒民驕謂財易致則民驕侈近

寶則民不務本晉遷新田為季孫如晉傳

六月鄭悼公卒

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十六 晉古樓

春秋

侵宋晉命也

稽古樓

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前年楚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

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十九

晉書

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稽古樓

繞角鄭地申息楚二縣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武子欒書莊子卽荀首中軍佐文子士燮上軍佐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至於此此蔡地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

亦不足為榮盍何不也中軍元帥酌於民酌取民心以為政十一人謂六軍之卿佐三人知范韓也商書洪範鈞等也三卿皆晉之賢人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音兮

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

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晉古樓

春秋

非禮也

吳伐鄭鄭音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無傳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

無傳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晉書

和古



春秋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國中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  
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  
斯不亡矣

振整也旅眾也無弔言中國不能相愍恤  
故夷狄內侵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  
一民故號天告亂上謂霸主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相去聲

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  
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共音恭  
鄭音云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共仲侯羽二子鄭大  
夫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

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三 晉三

之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  
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  
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  
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馬陵之會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御魚呂反共音恭閭音鹽要一  
 遙反罷音皮遺唯季反憚力含反  
 夢莫公反陳直觀反寘之豉反  
 圍宋在宣十四年取為賞田謂分申呂之  
 田以自賞不可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

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楚其  
 王以魯成公元年卽位子閻子蕩清尹弗  
 忌皆巫臣之族及黑婁以夏姬故并怨黑  
 婁遺二子書卽子重子反壽夢季札父司  
 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  
 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  
 二十五人合吳習之教之叛楚因前是吳  
 常屬楚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以救徐巢

自鄭奔命復因伐鄭而行上國謂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  
晉晉反戚焉

林父孫良夫之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  
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  
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  
諸之父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五

晉石渠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媵以證反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二十

晉古婁

春秋  
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  
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  
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

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餞錢淺反  
妃音配

餞送行飲酒私謂私與之言用師謂鞏之  
戰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爽差也極中也  
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  
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  
反二三其德將德是以以用也猶圖也簡

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  
諫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  
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驪力 馳反  
欒書侵蔡以六年未得志故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謂六年遇於繞角時從知范韓  
謂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  
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宜謂宜  
有功也如流喻速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  
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鄭會晉師會  
伐蔡之師門于許大獲謂過許見其無備  
因攻之

聲伯如莒逆也

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禮也

共音恭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禮謂納幣應使

卿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

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趙嬰亡在五年欒郤為徵謂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二九 晉書



畜養也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賴前哲以免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

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狡交卯反

渠邱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邱邑名莒縣有蘧里虞度也狡狡猾之人唯或思或縱言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八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為明年莒潰傳

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魯子婁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貳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以事吳故謂七年郟與吳成文子上燮事無二成言公私不兩成不得事君欲與魯

絕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稽古樓

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  
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  
十五年

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三十一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民逃其上曰潰

楚人入鄆

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閏月城在

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

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還

為杞婦故卒稱杞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

魯故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

魯故

稽古樓

春秋

和古

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  
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  
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  
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歸田在前年馬陵在七年競強也為十五  
年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

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為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  
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施以  
鼓反  
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

卷二十六 成公 三十四 晉左傳

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  
 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  
 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  
 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有望言先  
 君亦望文子之若此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意

晉人來媵禮也

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  
 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

春不  
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今反獨古懸反稅音脫  
滑力丁反操七刀反

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兵交使在其間明殺行人例楚侵陳陳與晉故南冠楚冠繫拘執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洽人樂官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南音楚聲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稱大子無私謂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尊君尊晉君也敏達也事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成公 三 晉古婁

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使歸求  
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  
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渠邱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  
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

之開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戊申月六日庚申月十八日莒無備終巫  
臣之言浹辰十二日也詩逸詩也姬姜大

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晉必歸君

此秋晉執鄭伯鄭故圍許示不畏晉紆緩  
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  
修好結成

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  
失人子之禮

齊人來媵

春秋左傳

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犇卒犇乃侯反

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報大宰子商之

使也糴徒弔反莜扶廢反

糴莜晉大夫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

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

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音繻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三十九

稽古樓

須髯苦門  
反質音致

謀謂改立君之謀子如公子班髯頑鄭成  
公大子晉立州蒲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  
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子罕穆公子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鄭伯歸不書鄭不

告八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  
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  
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  
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  
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成公

畢

晉古史

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  
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爲殉

被皮寄反搏音博覺古  
孝反育音荒張去聲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趙括故怒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  
如公所夢不食新言公不得及食新麥緩  
醫名爲猶治也育鬲也心下爲膏達針也

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主爲公田者  
張腹滿也晨夢負公遂以爲殉專言巫以  
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  
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叔禽叔申弟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  
身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  
不書諱之也

公親弔非禮止公送葬糴莩未反是春晉  
使糴莩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甯公  
須糴莩還驗其虛實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七

成十一年  
盡十五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郤欒來聘己丑及郤欒盟

欒尺  
由反

郤欒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其  
驕反

卷二十七 成公 一 晉古婁

春秋

冬十月

僖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郤犨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  
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

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  
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  
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  
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  
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力計反沈  
直蔭反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二

晉書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儷耦也不能死亡言不與卻嬖婦懼能忿致禍沈其二子沈之於河仇敵也字愛也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卻嬖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天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卻嬖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輕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

伯與音餘鄆音緇

惠襄惠王襄王之族伯與周卿士陽樊晉地三日復出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

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三

晉古婁

春秋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審以前之好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

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鄆音侯單音善檀徒丹反

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溫吾故也言溫郤氏舊邑撫封各撫有其封丙之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奔衛事在僖十年賜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傳言郤至貪所以亡

采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四

晉古婁



春秋

卷二十七

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楚許晉成在往年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

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

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顛苦果反背音佩

史顛秦大夫盟河西就盟王城齊一心質成也秦歸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五

晉子妻

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難乃

周公奔在前年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

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  
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  
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  
成會于瑱澤成故也罷音皮渝羊朱  
反殛紀力反

合晉楚成終前年事罷偃二子楚大夫贄  
幣也討不庭謂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殛  
誅也俾使也隊失也聽猶受也晉楚既成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六

晉古婁

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晉既與楚成合諸侯

以申成好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

于交剛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

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

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  
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  
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  
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  
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

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

赤棘

縣音懸莫音暮遺唯季反謂音開扞戶旦反赳居黝反

縣鐘鼓也登登堂金奏擊鐘而奏樂貺賜也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曰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諸侯閒天子之事謂王事閒缺則修私好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

食所以訓其儉宴示慈惠謂宴則折俎相與共食不夕言無事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詩周南之風越越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干扞難而已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

春秋

和古博

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公侯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無禮必食言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如晉聘報郤至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如京師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九 晉古婁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於師

五同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

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惰徒

反臥

將事致君命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才

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十

晉古樓

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  
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  
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使

吏反從才用反賑  
市軫反膳音煩

宣伯欲賜欲王賜也禮以行人之禮不加  
厚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  
賄之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  
加秦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  
出兵祭社之名養之以福謂養威儀以致  
福膳祭肉大節交神之大節惰則失中和

之氣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  
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  
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  
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  
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  
君之疆場我文公無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  
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  
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  
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  
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春秋  
和古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  
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  
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  
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  
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  
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  
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  
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  
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  
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

春秋  
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  
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  
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

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  
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  
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擐音患跋蒲末反場音亦擅市戰反殺尸交反費扶味反滑于八反撓乃卯反隕于敏反涑息錄反部古報反芟所銜反徼古堯反女音汝暱女乙反

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獻晉獻公穆秦  
穆公昏姬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如秦如晉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十四 信古婁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惠公奉  
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韓之師僖十五  
年秦伐晉獲惠公集成也穆之成謂成功  
於晉草行爲跋圍鄭晉自以鄭二於楚故  
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  
十年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致命于  
秦謂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  
致此意我有大造于西造成也言晉有成

功於秦不弔謂不見弔傷寡弱也伐保城  
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兄  
弟謂滑晉同姓舊勳納文公之勳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晉欲求解於秦  
卽楚謀我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  
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逞快也穆襄卽世  
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我之自出謂康公  
晉外甥蝥賊食禾稼蝥名謂秦納公子雍

令狐之役在文七年悛改也涑水出河東  
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河曲之戰在  
文十二年絕我好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  
通晉及君之嗣君秦桓公景公引領西望  
望秦撫恤晉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  
盟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夷傷也虔劉皆殺  
也輔氏之聚聚眾也在宣十五年延長也  
獻穆晉獻秦穆伯車秦桓公子令狐會在

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祥善也及與也我之昏姻謂季隗厲咎如  
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狄  
應且憎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出入猶往來疾  
亦痛也暱親也承寧諸侯謂承君之意以  
寧靜諸侯微要也俾使也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十六 晉古婁

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和曰

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  
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  
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  
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  
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

而還迂晉侯于新楚

將子匠反掩之然反鍼其廉反帥所類反涇音

遂差初佳反更音庚女音汝涇音經麗力馳反迂五嫁反

荀庚佐中軍庚代荀首士燮代荀庚卻錡  
代士燮韓厥代卻錡荀瑩代趙同趙旃代  
韓厥卻至代趙括卻毅卻至弟欒鍼欒書  
子帥軍帥乘車士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  
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  
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十七

晉古婁

傳文獨存涇水出安定東南徑扶風京兆  
高陸縣入滑也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  
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成肅公卒于瑕

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  
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

孫知

大音泰訾子斯  
反駟武邦反

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  
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子駟穆公子  
焚燒也子如公子班子駟班弟孫叔子如  
子孫知子駟子

曹人使公子自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十六

晉書

春秋  
公既葬于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負芻欣時二子皆曹宣公庶子大子宣公

大子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從子臧不義

負芻故成公負芻請請留子臧反致其邑

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

晉納之故曰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

闕絕也

鄭公子嘉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九

齊古婁

五同盟

秦伯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

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孺送孫林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

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強其丈反見賢  
遍反宥音又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姜定公

夫人宗卿同姓之卿不許將亡言違大國

必見伐故亡復之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

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二十

晉石叟



春秋

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和丁本  
傲五報  
反食音

嗣兕辭姊反鱗古  
獲反鱗巨秋反

成叔邵嬖相佐禮惠子甯殖詩小雅言君

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鱗鱗然不

用以兕角為鱗所以罰不敬鱗陳設之貌

且言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

求傲取禍為十七年邵氏亡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敗焉為許所敗郛郛也平以叔申之封四

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

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

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三 晉古婁

春秋

卷二十七

修之

舍音捨汗  
憂于反

舍族謂不稱叔孫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  
 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  
 微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  
 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  
 事實無所汙曲懲惡勸善善名必書惡名  
 不滅所以為懲勸聖人修之修史策成此  
 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  
 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  
 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聳息勇反  
舍音赦

衎音苦且反內  
音納鱗音專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三

晉古樓

成子孔達之孫敬妣定公妾衍獻公始於  
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  
言暴妾使余是也鮪衍之母弟重器寶器  
寘置也戚孫氏邑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  
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人民歸之京  
師禮也

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三

晉與宋

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

四同盟

楚子伐鄭

秋六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山

不書氏明背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

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

離變息協反咎其九反鱣音秋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十四 晉與婁

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

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

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

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不然則否諸侯將冕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見賢遍反

討曹成公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不及其民謂惡不及民執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五 晉書

節謂愚者妄動

夏六月宋共公卒

為下宋亂起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

囊乃郎反庇音秘隧音遂

楚將北師侵鄭衛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叔時在申老歸本邑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新石楚邑庸用也使重其罪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

左師

卷二十七

成公

三

晉古婁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成公 三  
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  
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  
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  
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  
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  
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  
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

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  
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  
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書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  
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  
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利  
利  
利

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  
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帶音帶睢音雖騁救景  
反澨市利反陴毗支皮  
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華父督之玄孫師  
莊公孫鱗朱鱗矐孫弱公室輕公室以為  
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不能正謂不能  
討蕩澤二華華元華喜皆桓族魚石蕩澤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反必討  
無桓氏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許之  
不敢言畏桓族強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  
成劫子反以免宋圍猶有戌在向戌桓公  
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雖亡必偏偏  
不盡也使華喜公孫師攻蕩氏喜師非桓  
族故使攻之言背其族蕩氏宋公族還害  
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睢水名五大夫畏

左傳 卷二十七 成公 三 管石樓



同族罪及將出奔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不得入謂不得復入宋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澐水涯決壞也二司寇二宰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老佐戴公五世孫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

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

及於難犁力兮反驟仕救反惡鳥路反難乃旦反

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伯宗子驟絕之謂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伯宗朝妻必戒之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鍾離始通吳也

始與中國接

春秋

和古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  
遷許于葉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七終

